涑水記聞 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涑水記聞

附補遺

(二)

司馬光撰

涑水記聞卷八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亳州。（案宋史地理志無亳州。王化基傳。亦無知亳州事。）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舉冊丞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譽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巾帽。嘗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册。嘗置盛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遣之。既而羌衆果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爲相。眞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眞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淺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祕書。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卽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于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知之。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眞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有幸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旨。上。（案）此條言惟寬宗族句。以有脫落錯訛。

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溼。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

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尙幼。二女。入宮事眞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册爲貴妃。飲膳供給。皆踰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淸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册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閤門祗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曰。溫成立忌日。禮官列言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稍稍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與于楊尙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謚廣明皇后。又謚元明。又謚溫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衞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尙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鬬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閤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西。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次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閤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閤。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案〕此論章獻后之于李宸妃。其事在明道元年。

又曰。上幼沖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弆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搥毆人。世謂之楊滑搥。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曾相王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殽。堂廚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案〕此上二條僅繫日。當原有某年某月一條。冠前而傳寫佚去。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謚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

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嘗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爲印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塡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塡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議定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卽塡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眞卿怒。卽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眞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眞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盥罍。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敎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于開

封府者。充與眞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眞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眞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眞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卽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卽日行。元規受詔。讀册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今召臣承乏。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册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册。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初。章獻爲上娶郭后。后恃章獻嬌妒。章獻崩。后與尙美人爭寵。批傷今上頸。上召都知閻文應示之。文應勸上廢后。上問呂夷簡。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廢爲金庭教主。文應懷敕幷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諺語。文應卽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旣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醫賣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卑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衞州事。竟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案）宋史作懷一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始皆隨遣入。（案）此句有訛誤。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尙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閤內。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諠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外州。公主悲懼。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顚狂。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啟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竟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達于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于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

舊知衞州。公主旣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壻也。于是瑋兄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騃。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賊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賊所擒。秋、賊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眞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欽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贇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賊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云。楊樂道

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云。亦樂道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涑水記聞卷九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諠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愷。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愷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愷。刀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愷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家。會有告

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鞫。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爲沽販。氣凌公卿。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案）曲阜故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至金太宗天會七年。始復稱曲阜。故此書與宋史孔道輔傳皆書仙源。乃東都事略則云。道輔知曲阜縣。當是後人追改。非南宋時原文。附識于此。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臣也。上遽命出之。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割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皇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謚。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鎭西邊之患。至誠懇懇。仰俟帝俞。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卽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或云壬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徒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軍。徒知內地。以其弟代之。(案)宋史王德用傳云。有言德用市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言者猶不已。又折御卿傳。子惟忠知府州。既卒。以子繼宣嗣州事。寶元中繼宣坐苛虐。

黼爲左藍門衛將軍。此條不著。德用因人言降徙。繼宣坐苛虐罷黜。端委似傳寫有缺佚。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懃等將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水冰。己卯。昭遠受詔宰猗氏。（案）昭遠不著姓。似上文有缺佚。孔道輔卒于澶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敕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案）此條十月上脫繫年。據宋史慶歷元年十月。修河北城池。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爲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率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逵夫人。亦有明識。逵善治生家。甚當。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

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衞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繼五房耳。黃好謙云。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眞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益。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眞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賜景宗爲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爲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爲兄。用冀幸恩賞。卽爲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卜軍。然事遂流布。衆始讙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察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茂實爲皇親。案署茂實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滁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瘃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幞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眞。遂檻車送京師。剮于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請。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士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卽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

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衆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使自凭闌立甎上受箠。足或落甎。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寧云。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賓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絃奏雪其罪。補衞尉寺丞。墓志云。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匙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下令校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世衡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衆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屬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訐訟。按驗有狀。鄜延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龐公云。

慶歷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環州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努額者。素嶢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努額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努額尚寢。世衡就起之。努額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劵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以爲間也。衆云。

環原之間。屬羌敏珠密臧康諾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

有三川通于夏虜。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詁、詒、詠、諮、諤、記、誼、出墓志。〔案〕此所記八子之名。原缺其一。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眞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朗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齎書與旺榮曰。嚮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僞。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旺榮以聞于元昊。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恥先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剛朗陵麼下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衆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詁。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爲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卽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

邊將。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元昊子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間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皆可攷驗。朝廷知詁妄言。猶以父功。特除詁天興主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嘉祐七年。拓跋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尙主及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尙主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人。吏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館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于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案〕此條上文有缺佚。

汴張鞏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不更修也。今歲所修止于開封境。王臨云。〔案〕此條原委未明。亦似有脫誤。

夏英公爲南京留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重大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庭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恥之。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君貺云。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牓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君貺云。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得免。崧于故相明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名。治臣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自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吳奎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病，皆忘。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爲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修，俱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留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涑水記聞卷十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爲人。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寃。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父賊。母穢妻濫。瓌洎之孫。父方洄。嘗以贓抵罪。母妻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衆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弟父母。衰絰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遷知黃州。然瑾竟亦不敢請謚。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于牕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殽。或閒談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少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厄瘠。嘗與衆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于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使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慚無以應。

黃晞聞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者。好謙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檠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婚嫁。崔甥云。

慶歷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

戩。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命滬及著作郎董士廉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廉令還。滬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廉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廉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戩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廉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有差。

慶歷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邻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令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既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始平公云。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寵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其事爲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

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衞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野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朗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爲謨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朗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平公遣士僧王嵩遺剛朗凌書。（案）遺王嵩事已見前第九卷作遺書旺榮與此互異。元昊囚嵩。而使剛朗凌麾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案）前第四卷記葛懷敏與寇定川事。而失載其戰沒。此可與參證。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昊。元昊尚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輩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朗凌等遺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爲

還書草稱剛朗凌等爲太尉。使公覆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已爲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其胡中官謨寧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朗凌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公不復奏。即日答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至京師。朝廷遣趙良佐張安國等復往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爲名。皆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爲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案〕王堯臣字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揑其膝。乃請劉相判之。（〔案〕文彥博請劉沆判狀事。已見前第五卷。較此倍詳。惟未及王堯臣之揑膝。此不載劉沆譖彥博。以呈判乃解。則揑膝忘未明。必合兩條參證。始悉端委。）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曰。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也。（〔案〕詰取內侍都知等供狀。亦見前第五卷。而敘述異詞。故不嫌複出。）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月癸酉、詔擇柴氏族人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八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受官承替。（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封柴氏後爲崇義公。在嘉祐四年四月癸酉。此作二月癸酉而未繫年。當是傳寫有脫訛。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二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牓。自今不復命兩制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人所難也。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黃好謙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爲于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仝坐違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慽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仝數以書干靖求貸。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卽以聞。詔下處州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篚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于仝。仝大怒。詔至州勘官同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從。對稱希古卽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衞將軍分司。伯逢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謹掌視。愼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人以爲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伯逢云。

丁度字公雅。開封祚符人。祖顗。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眞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卽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

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眞淳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使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衞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衞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崇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尙書。謚文簡。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拓跋諒祚之母密臧氏。本野利旺榮之妻。龔霄通焉。有娠矣。龔霄初娶野利氏生子甯令、將納剛朗凌女

爲婦。旺榮與剛朗凌謀。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帳。伏兵殺之。事泄。族誅。密臧氏、削髮爲尼。而生諒祚。慶歷八年。正月辛未。甯令弑曩霄。國人討誅之。立諒祚。邢佐臣云。

涑水記聞卷十一

王罕云儂智高犯廣州。罕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衞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衞。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今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卻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村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倍。蠻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

賞。罕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罕云玉紘云。

慶歷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衆士心。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蒸葫酒肉。以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巵。而斥賣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歷自隨。民又請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之。何有于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乘城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邵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衆。盜取庫中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乘小舟沿漢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趨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戰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與元府兵于饒風嶺、殺其將與元、府員僚趙明以衆降興、興聞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渭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

餘黨皆潰。州縣逐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莫州編管。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爲安坐冗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監。以監押韋貴爲主。閉城拒命。詔眞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杲等討之。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案）此下有闕文。皆坐減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閤門祗候。逵兄遵以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水。（案）保州兵作亂事。見前第四卷。作田況齎詔諭降。與此所記不同。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契丹。其使者繼之以四言曰。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衍郝公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與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約曰。能爲我分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

物。契丹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慶歷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隳損。應增置者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于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況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于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末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卽知修永洛城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

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因之以聞。于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永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鄭戩等奏二城修之于邊。計甚便。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疎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

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爲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往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閒地土。強人爲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私一作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于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于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

轉難。八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臘家城、鼻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藉奉鳳差人修葺。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效者。特在于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奬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奬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

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靜江軍留後劉平爲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安軍士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趨士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趨士門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深安軍北碎金路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爲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竝進擊卻之奪其榜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言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卻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

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許。賊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乎。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爲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敕。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問之。亦

順指意。言平與九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卽以密等狀爲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兩出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卽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與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懃及薛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爲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懃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卽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彥

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外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殺。（案）劉平戰沒事。見前第四卷。而所記未詳。此可與參證。

趙元昊妥于野利氏。生子當爲嗣。以野利氏兄弟爲謨寧令。旺榮號野利王。剛朗凌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旺榮。曰。汝鄙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乃爲此兒戲乎。囚嵩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曆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卽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鄙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鬬。吾民習于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案）此與前第十卷所記大略相同。而文辭或繁或簡。各有體

戟。自不嫌其褻。因贈遺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勖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上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勖曰。子事父。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勖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遠。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猶與從勖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王。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案自贈遺遣歸以下。與前第十卷所記亦繁簡互異。）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詁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父離間剛朗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彥遠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辯于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朗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

間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琦與仲淹先爲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詁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案）种詁上書事已見前第九卷。而書詞及龐籍奏辯各有不同。故當兩存。

夏國酋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云。郭帥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奏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遣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帥郭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峯議于境。老峯曰。

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峯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爲夏虜心欺紿。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高掌機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高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云。郭帥

涑水記聞卷十二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潰。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爲所擒。郭帥云。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半歲、救兵不至、遂率衆棄城歸。虜據險邀之。寨衆皆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郭帥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引到宥州團練侍者密臧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告身三道來云。山禺令公、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禺。八月二十五日。山禺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禺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九月一日。告密臧福羅以事狀。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朝廷欲得賞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至

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也。密賊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爲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禺云。欲歸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還其告身諭。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遣之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訓知山禺等于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刦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禺及弟二防禦三防禦等。將麾下一十五騎至。皆被甲執兵告指揮使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禺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飭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訓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禺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訓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鬬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閤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閤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

策應、破蕩諸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今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効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各轉官有差。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首領唃斯羅（案）斯羅。東都事略。作廝囉。遣使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唃斯羅前妻爲尼。已有二子。今再娶喬氏女爲妻。詔唃斯羅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二子並除團練使。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僞署環州刺史劉乞藉。（案）字書不著藉字。此與後廣定元年秋條神樹藉地名並見。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令入延州界、誘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欲鬬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卻。頃之、遵又橫大鏇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爲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內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案）劉平郭遵石元孫禦寇事。已見第四卷。第十卷。而所記始末。與此詳略各異。互證乃備。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

準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領唃斯羅之子摩氐、自請奮擊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勾當公事。渙知晉州、自請使外國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爲一營、指揮使一人教習。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之。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柔遠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嵯來路。〔案〕世神樹嵯之嵯。與前寶元二年九月條劉乞嵯之嵯不著字書。而宋史夏國傳亦有嵯移等率屬來降之文。則嵯字自非傳寫之誤。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

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族帳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關敵。福以大軍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番官等于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卽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聚積。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駞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敕告身及番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番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尙在後河州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建寧寨已爲西賊所破。賊于周迴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偷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并代州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

援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寧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戶。各備脚乘于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棄所搬糧草脚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糧草于倉場回納。竊緣人戶請搬糧草、雇脚乘所費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脚契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斗、不以遠近日數計錢一貫文。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之。若或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先行。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劄寨。令人戶運糧。元輩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輿駑下之材。如此舉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臣付以邊事。詔咋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幷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寧遠寨。其康德輿係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敕命王元降右衛將軍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輿落遙郡軍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析上件。因依聞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寨門。永平三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

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于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爲致祭。眞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帷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虜遂鞚馬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于虜中。

康元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祗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衆。于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武英王珪趙律李簡李禹亨劉肅耿傳皆死于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

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嗌。懷亮墜馬。援福馬執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鬬。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琊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文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刦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詗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歸卒。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是時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囊積。備火箭射賊。有諜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諜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

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齎糧餉。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爾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尙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眞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猝無以拒吾。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慶歷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契。康定元年。鄂陵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慶歷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尙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賊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案）宋朝事實作歐希範推歐正辭爲桂王。與此有異。攻環州。殺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

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略。慶歷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待禁閤門祇候李康伯。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淸井叛蠻酋長出降。乞旌賞。及補授殿侍充淸州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提點刑獄。邈州首領唃斯羅有三子。曰。麼戩、轄戩、董戩。董戩尤桀黠。殺二兄而幷其衆。唃斯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戩。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戩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戩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爲所敗。嘉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尙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戩、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戶諸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于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入寇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戩矣。諒祚尋復爲董戩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薛向云。

涑水記聞卷十三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隳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間而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尙寄聲何爲。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爲何物。乃欲汚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康衞云。

儂智高。世爲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爲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爲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爲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爲盜。先是。禮賓使幷贊坐事。出爲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爲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紿言我來

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鬬。遂至于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爲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贊妄入其境。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之。黜爲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經所部之人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時。僚佐請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蜆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況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遣番禺鄉村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鄉村亦不能侵暴。鄉村一境獨安。罕卽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旣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

圍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訴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畋。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畋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日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辰。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寨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于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寮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蠻兵爲二。旋而擊之。槍立爲束。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

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尙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衞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迺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安道。(案)安道余靖字。募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鑑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衞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

貫。病則國醫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案伯庸王堯臣字。）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寡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留侍儂母。元卿等憤嘆曰。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臠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親。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尙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城。詗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詗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擊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于戰場而去。（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船百餘艘。沿流而下。夜趨廣州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泝流追之。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鹺于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贓罪。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辯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爲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祕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鄙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鄙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荊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幷厚以金珠遺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

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于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絃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爲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爲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案）原本此下連接知邕州。蕭注曰。二百十三字爲一條。據文義絕不相屬。今分爲二。

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

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蠻人相結。使爲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爲奴隸。負擠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寢于城上。淵忽來。徐撫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率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爲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爲陰德之報。堯夫云。

熙寧中。朝廷遣劉起劉彝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彝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爲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于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于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縊而死。郭帥云。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衆所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旦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州。（案）今王師前軍三將句至此句四十三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當是錯簡。任公格湖北饑。米斗計百五十鈔。餓死者無數云。

初榜下交趾管內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領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助順。爵賞賜予。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罪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

師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爲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寃。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爲法。自見

熙寧中。王紹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元豐五年。韓持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仕中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覽。批其後曰。按維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姦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

流宣化者也。而草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間而美之。仁宗宦官雖有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權。

涑水記聞卷十四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入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率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檑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遊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

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恐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小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己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于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裹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狄鎔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勾隨軍運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糜發之。得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幾內將官張□□。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于歸嬢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寧。軍夫凍餒。僵仆于道路。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

人、隨軍入塞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案）謂公岳句意義未明。疑有脫誤。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待命于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趨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高領江東轉運使。奏冬氣已深。水凜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士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兵屯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

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寨纔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是深蒼。七蒼切竹茂也。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蒼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躡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率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蒼。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餒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葫蘆河。共趨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

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卽上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塡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羌虜。左縈右拂。直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鬬。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塞。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鬬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卽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

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卽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于陣。虜騎爭湧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君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

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圍南走。猶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于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秉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囚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西南都統嵬名濟。迺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向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乖。今以書問贊。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于天下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

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案）宋史夏國傳。涇原總管劉昌祚上其書。神宗喻答之。與此作經略使盧秉以聞有異。

孔鴨（于鬼切）魯山處士皎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鴨令吏卒往逐之。鴨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仆。虎來搏鴨。有小吏執硯趨當其前。虎銜以去。鴨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鴨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空閤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趙閱道扑。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牓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張濟云。

趙閱道爲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扑。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閎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閎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

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爲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爲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並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揑之。乙眞甲僞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櫟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閼。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露臺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尙未平。洒數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卽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

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鄭穆問鞫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送。曰。候王意解。當復迎之。君貺云。

涑水記聞卷十五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貲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衆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遠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乎。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于外。能

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宮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列于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卽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某日以埽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於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既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巨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更乞酬奬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賞。是時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

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埽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間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耙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耙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踰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耙于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據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耙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赦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

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敕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爲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

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珫等二口水勢。珫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珫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縝。都水監丞劉璯。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邦彥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俟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榷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計。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盡言其非。而更爲別劄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

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法。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書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縑帛糧餉。所省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馬士宣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爲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夫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

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投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爲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自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務酬奬、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吏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州競爲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奬。今已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皆應減二等。由是劫賊盜無死者。劉鳴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卽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君貺云。

三司使章惶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惶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惶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惶慚怍而退。故蔡承禧彈惶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惶。介甫惡安道。未幾

皆出。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于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搆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王兗云。

魏韓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劫。爲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爲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劫一家。執其老嫗搒棰求貨。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搒死。其徒卽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

執兵杖來鬬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爲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爲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案）相字疑誤 僉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子。吳沖卿之壻也。沖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吏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齎三十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沖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評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賂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竇平等皆朝士搒掠。身無完膚。皆銜寃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

讀示以所承之詞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爲面謾。確爲忠直。

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裏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郡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爲樞府檢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爲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祖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卽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爲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沖卿上表請退。及閤門待罪者三四日。上輒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爲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止。公廉李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晦公。

涑水記聞卷十六

向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赦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爲己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攷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眞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之察訪京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朝官爲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正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于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尙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爲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爲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爲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祕書監。及熙寧十年圜丘赦。頌除諫議夫大。宗同云。熙寧七年、圜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爲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推摯復館職。宗愈爲蘇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爲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復館職。宗同云。

介甫用新進爲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李舜卿云。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浹所至暴橫。箠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

公牒州縣云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于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爲起。浹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出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沿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浹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爲甚。劉幡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爲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蘇兗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蘇兗云。

曾布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憾之。蘇兗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

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于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于上。遂堅求退。蘇兗云。

介甫請幷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蘇兗云。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蘇兗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于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于上。上問從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于卿。卿獨有隱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卽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

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以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伯淳云。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鞫丞之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往返。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齎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伯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曹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令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蘇兗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爲民害。上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苗。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畜。至是剩留五分。皆憲發之也。蘇兗云。

介甫既能相。沖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爲成都轉運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蘇兗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爲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詆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創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爲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官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卽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卽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也。仲道思正蘇兗云。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從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攷。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開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罷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眞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眞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極眞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無識。皆會而朝之。太虛無極眞人。出獨化之明。建大法旗。擊大法鼓。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下藩鎭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謫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

著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爲罔慢。于是落韶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于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于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尙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鎭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蘇兗云。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目不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貲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介甫爲相。館士寧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入睦親宅與之遊。士寧以爲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輓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袁默云。

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寔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

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俠自以爲所言中。于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冬、俠上書幾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爲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璪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璪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具疏所與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按驗。取當世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嘗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

兄爲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奬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謂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旣竄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于是臺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讕耶。安國慚懼、卽服罪。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謗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臣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無爲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敕誥、放歸田里。曉容勸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臀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不爲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敖。私詣某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方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盜

費于娼家、畏其妻知之。僞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繒帛及酒遺繪卞、及提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抉摘卞繪等贓汚避事惜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卞落職管勾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李南公吳辨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尙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爲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爲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齋記事及其他二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邢

七一三六上